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买命

卖命奇缘

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24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买命;卖命 / 奇缘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买…②卖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 / 吴 枫

策 划 / 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目 录

买命	1
卖命	122
奇缘	243



第一部 征求启事

这些年来，我记述了超过一百个故事，其中有的一开始就和我有直接的关系，有的开始时和我风马牛不相干，发展下去，才渐渐发生关系。

而这个故事却有点特别——它一开始和我没有关系，可是却又大有关系。

世上矛盾的事情本来不少，然而这件事又不能说是很矛盾——情形如何，且听我详细道来。

那天早上，我才起身不久，就至少接到了十多个电话，全都由我的熟人打来，内容一致：“你看了今天的报纸没有？对那个广告有甚么意见？”

当我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候，我还没有看过报纸，当然也不知道那个广告是怎么一回事——以后的电话，我的回答一律是：看过了，暂时没有甚么意见。

第一个电话，是很久没有联络的宋自然打来的。

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这个人？

宋自然是温宝裕的舅舅，和他有关的故事是《命运》、《还阳》，很有些曲折离奇的事，发生在他的身上。他的脑部甚至于被动过手术，目的是为了取消一部分记忆——这些，和本故事无关，略提一提就算。

当他打电话来这样问我的时候，我只是随口反问：“甚么广告？和我有关？”

他回答：“很难说，你看了之后，自己判断。”

我知道宋自然不是大惊小怪的人，他特地告诉我这件事，那说明事情必然有点古怪。

于是我找来报纸，根本不必找，因为那广告就登在第一版上，不但字体极大，而且色彩缤纷，夺目之极。

我一下子就看完了，呆了一会，一时之间也难以说出这是怎么回事。

当然，先要说一说这个广告——它并不长，全文如下：

征求启事

兹征求各种生命配额，有意出让者，请函本报信箱十三号。出让者请提出所要求之代价——征求人备有巨额资金可供运用。出让者必须签署文件，以证明是在完全自愿的情形下出让生命配额，并清楚明白出让本身生命配额之后的结果——其后果概由出让者本身全部承担，与征求人无涉。

整个启事的正文就是如此。

启事的正文看不出有甚么地方和我有关。可是启事还有一个附注却提到了我。

那附注如下：

附注：若不明白何谓“生命配额”，可参阅卫斯理记述的故事《算帐》。

就是这么一句话，简单明了。别人看了有甚么感觉，我不知道，而我看了之后，却呆了好一会，思绪十分紊乱，难以确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当然，单从那征求启事的文字来看，事情像是很简单——只不过是有人愿意用金钱来购买生命配额而已。

而问题就复杂在“生命配额”上。

根据启事的附注，生命配额的定义，以我记述的故事《算帐》中

所提到的为标准。

这个附注,看来很看得起我,可是也令我产生了无数疑问——这些疑问,我在下文会一一提出,现在先用最简单的方法,介绍一下甚么是“生命配额”。

说起来很离奇,也有点令人心惊肉跳——在《算帐》故事的发展中,我知道了每个人一生的所有活动,都有一个数额。

“一生的所有活动”是真正的所有活动——包括了一切活动在内,我一再强调这一点,是由于那十分重要。

我再说一遍:一切活动,都有一定的数额。

说得具体一些,可以举几个例子,例如人一生之中走多少步路,吃多少东西,呼吸多少空气,喝多少水等等,都有数额限制。

以上的例子是人生中的大事,而生命配额所涉及的是一切活动,任何小事也包括在内,例如一生之中眨眼若干次、产生快乐的感觉若干次、汗腺的活动若干次——出多少汗、肾上腺活跃的次数是多少——兴奋多少次……

我不厌其烦地举例,是想说明“一生的所有活动”中的“所有”,是真正的一切所有。

人一生的所有活动,构成了人完整的生命历程。丧失了任何一部分活动能力,生命就不完整。

例如不能行走、不能说话、不能吃东西、其至于不能思想等等,那就称为“残废”。

任何一项活动都具有一定的数额,当这项活动的数额使用完毕,这项活动也就停止

这个人就不能再有这项活动了。

譬如说,某人一生走动的数额是三万步,走完之后,他就不能再走动了。

通常来说,所有活动的数额都是几乎同时使用完毕的——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,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死亡。

若只是某些活动的数额用完了,那么情形就是这个人丧失了

这些活动的能力。以某人用完了走动的数额为例子，此人虽然没有死亡，但是已经丧失走动的能力——很多人在生命的后半程，要在轮椅上度过，就是这个缘故。

这种数额，就是生命配额。

生命配额每人不同，由每人身体细胞内的生命密码决定，而生命密码则在生命一开始形成时，就已经设定了。

这一切，都是勒曼医院中的人告诉我的。勒曼医院之中有将近三十个来自不同星球的外星人，在对地球人的生命不断地作研究，我相信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，对人类生命的研究比他们更深刻的了。

他们提出了“生命配额”论，而且还在研究的过程中，发现通过对生命密码的改变，可以使生命配额也起改变。他们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：在某些药物的刺激下，生命配额可以有极其小量的变更。像西方医学在普遍使用的强心针，就可以令人的心跳数额略为增加，其人就可以多活几分钟。

根据这个理论，只要在生命密码上动手术，就可以使得生命过程起重大的改变——只不过，生命密码的奥秘实在太复杂，即使是勒曼医院的研究，也只是才起步而已，理论上虽然已经确定，可是实际上却还无法做到。

至于在实际上如果可以随心所欲地更动早已设定的生命密码，会出现怎样的情形，那是可供想像力驰骋的广阔原野。

以上，就是我所知道的“生命配额”的内容——我在这里所作的介绍，已经比在《算帐》这个故事中所提到的，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。

在报纸上刊登征求启事者，特地提出《算帐》中有关生命配额的解释，当然是由于在此之前，从来也没有人这样具体地把生命和配额联系在一起之故。

我想了大约三分钟左右，笑了起来，有了决定：宋自然如果再打电话来问我的意见，我就告诉他，那一定是不知道哪个朋友在开

玩笑。

因为把我在故事中记述的理论，当成真的一样，煞有介事，登报征求，这岂不是开玩笑的成分，高于一切？

宋自然果然又打了电话来，那是在大约十五分钟之后，我却并没有照我想好的答案来回答，只是说：“让我再想一想。”

因为在这十五分钟之内，我接到了三个电话，来自世界各个地方。

打电话来的朋友，都是看到了报上刊登的征求启事之后，来问我有什么意见的。

由此看来，这个征求启事似乎在世界各大城市的报纸上都有刊登——那么，开玩笑的成分自然降低到了不可能的程度：谁会这么无聊，花费大量金钱，去开这种玩笑！

所以，我要好好的想一想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我想了半小时左右——期间，又接到了十来个电话，小半来自本地，包括提到过的宋自然的电话，当然少不了温宝裕的。大半则来自其他地方，内容一样。

这时，白素和红绫并不在我的身边，她们从前天起，就一直在那个鸡场——还记得那个鸡场吗？就是那个神秘的、有使生物“成精”力量的地方。红绫一直带着她那只神鹰在那里研究，希望把那种神秘力量找出来。

最近也不知道她有了甚么样的发现，拉了白素一起前去，讲明了十天之内，不能有任何人去打扰她们。

因此，我只是一个人独自设想。

我且把我的设想过程，全部记述如下：

首先我想到的是，征求启事的刊登者，十足相信了我在故事中记述的事情，此人的想像力必定可观。

接着：我就问自己几个问题。

其一：他要生命配额有什么用处？

单是这个问题，就不容易有答案。因为就算肯定了有生命配

额的存在,这生命配额也是虚无飘渺的东西,看不见,摸不着,就算真的能够从一个人的身上取出来,给了你,又有甚么用处呢?

经过考虑,可能的用处,是把生命配额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去——这样的想法,已经可以说是很荒诞的了。

不过,这个想法,可以成立——只有这样,收买生命配额的人,才有好处。

好处是:经过生命配额的转移,多了生命配额的人,也就等于增加了生命——那就等于是出钱买命:相对的,出让了生命配额的人,也等于是为了金钱,而出卖了自己的生命。

得到了这样的结论,我不禁骇然——我知道,在有些地方,存在着一种不道德,而且违法的买卖:人体器官的交易。

这种交易被公认为违法和不道德。然而,如果真存在生命配额的买卖,那么,其违法和不道德的程度又如何呢?

相信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,因为这种事情从来也未曾发生过。

问题之二是:如果有人愿意出让生命配额,交易谈妥之后,如何交货和收货?

有甚么方法可以把生命配额从一个人的身上取出来?又有甚么方法可以把生命配额注入另一个人身上?

简单来说,就是有甚么方法可以令生命配额在人和人之间转移?

我相信虽然勒曼医院发现了生命配额,可是他们也没有随意转移生命配额的能力。

我当然更不会以为有哪一些地球人,已经找到了这个方法。

那也就是说,掌握了这种能力的,必然是来自地球之外的力量,而且不属于勒曼医院的那一群。

想到这里,我不禁感到了一股寒意——勒曼医院的那群外星人,可以假定他们并不怀有恶意,而掌握了生命配额转移能力的,对人类来说,完全陌生,是友是敌,全不可测。

从刊登征求启事这一点来看，他们的行为似乎颇为文明——用金钱来购买，这正是人类的行为。

可是谁又能保证他们会不巧取豪夺——那也是人类的标准行为！

如果他们征求不到，硬要抢掠，又有甚么力量可以阻止？

有人说我在分析事情的时候，习惯向坏的一方面去想，这时候，情形就是那样，我越想就越感到不对劲，觉得有必要对这件事做进一步的了解。

有了这个决定之后，我才思考第三个问题。

第三个问题是：会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生命配额出让给别人吗？只要他知道甚么是生命配额，他就应该知道如果出让它，那就等于出卖生命。

我的答案是：肯定会有——一定会有人为了金钱而出让自身的生命配额。

我甚至于不怀疑会有人因为金钱出让自己的全部生命配额。虽然这样做等于自杀，可是人世间也有不少为了得到保险金而自杀的例子——金钱，尤其是巨额的金钱，在某种情形下，其重要程度甚至会高于生命，这种现象虽然畸形，可是的确是人类行为之一。

我又联想到了另外一些事情：我想到常有一种情形，有人会在某种情形之下，许愿说：“如果可以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愿意减十年寿命……”诸如此类。

这“减十年寿命”的许诺，当然难以实现，可是如果可以在一个人的身上，把生命配额抽取出来，那么，把这个人的寿命减去十年，也就轻而易举。

这也就是说，任何人出让自己的生命配额，等于是出卖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——使自己的寿命减少，少活几天、几个月、几年甚至几十年。

由于生命配额和生命有如此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出让生命配额

的行为，也等于不同程度的自杀行为。

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，征求者是在收买人命，而出让者是在卖命——那是名副其实的卖命，不是说着玩儿的！

想到了这一点，我更下了决心。

决心是：我一定要彻底了解这件事，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干涉——这样做并不是多管闲事，因为刊登征求启事的人，既然借用了我的名字，那事情就等于已经和我发生了关系。

当然，那时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些问题，不过概念还很模糊，例如我感到生命的买卖是不道德的，那只是根据习惯的思想方法而得到的结论。

事实上，就算出让了生命配额的人，寿命会缩短；得到了生命配额的人，生命会延长——这种情形，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生命买卖，但如果双方同意，自愿进行，是道德还是不道德，还真难说得很。

俗语说：周瑜打黄盖——一个愿打、一个愿挨。两相情愿的事情，就很难用道德的标准来衡量了。

虽然，金钱收买人命，听来很骇人听闻，也违反了自然界不论贫富，大家都免不了生老病死之苦的规律，变得很不公平。

可是，当一个穷人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能够有获得一大笔金钱换取他一部分生命的机会，相信他会十分乐意这样做，也没有人可以有权责备他不道德。

我同时地想到，平时经常可以接触到“出卖肉体”——“出卖身体”之类的说法。不过这种说法都是象征性的，并不是真正地把身体卖出去。

同样的，又有“出卖灵魂”的说法。

虽然原振侠医生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的出卖灵魂的故事，但一般来说，那些说法，也是象征性的。

以此类推，难道出卖生命配额也是象征性的？

我越想越是紊乱，眼前报纸上的字，像是一个一个在扭曲跳动

一样。

我站了起来，来回走动，这时候，不断有电话打进来，说的全是有关那征求启事的事——在早上打来的电话，全都来自附近的城市，而这一天，电话不绝，有从很遥远的地方打来的，因为时间上的差别，他们那边才看到报纸，由于事情实在太古怪，所以也不理会我这里正是三更半夜，就打电话来。

我被这些电话闹得头昏脑胀，更想不出一个究竟来。

当天下午，宋自然和温宝裕一起来到。温宝裕一进门就叫：“有了头绪没有？”

我没好气：“你又有了甚么头绪？”

我只不过是随便一问，却不料温宝裕真的已经做了一些功夫，他哈哈一笑，取出了几张照片来：“请看，这就是几家报馆中的十三号信箱。”

把报馆信箱当做通讯地址，是掩饰行藏的好办法——到报馆去取信件，人家就不知道他真正的地址了。

通常，报馆方面并不是真正有一个信箱放信，而只是根据信箱号码把信分开来放就算。

不过，从温宝裕拿来的照片来看，那是一只体积约有半立方公尺的铁箱，那铁箱四面密封，只有上面开了一道缝，可以塞信进去。

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信箱，我又起了很多疑问。

温宝裕不等我仔细想下去，就已经道：“本市一共有七家报馆刊登了征求启事，每家报馆都有一个同样的信箱，是一个中年人在刊登启事的时候送去的，请报馆把收到的信件都放进去。我观察了一下，这铁箱有两个很隐秘的锁孔，看来没有特别的钥匙，不能打开。”

我由衷的道：“做得好！照这样看来，全世界至少有两百个这样的箱子了——同样的征求启事刊登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。”

温宝裕皱着眉：“看来是真的了——我的意思是，那不像是有人在开玩笑。”

我把我想到的那些,说了出来。温宝裕笑道:“很简单,会有人到报馆去取回铁箱,跟踪这个人,就可以知道征求者的来龙去脉了。”

的确如此——知道了征求者是何方神圣,当然对了解整件事的真相有很大的帮助。

我伸了一个懒腰:“这种事情,不必你亲自出马,请郭大侦探派几个人去进行就是。”

温宝裕立刻打电话和小郭联络,他放下电话之后,又和我讨论有关生命配额的一切。

他想像力丰富,颇有些天马行空式的想法,有的太过离奇,我也不说了。其中有一个想法,倒可算奇特。

他说:“我想到了!一定是有人想做一个活人出来!”

这是温宝裕说话的方式——听了之后,根本不知道他想表达甚么东西。

我只好顺着他的话:“就算要做一个死人出来,也没有可能。”

温宝裕摇头:“我的意思是,假定有人制造了一个机械人,想要这个机械人和真人一样,那他就需要生命配额!”

他又继续补充:“像我们的朋友,自称新人类的康维十七世,只怕就是利用了人类的生命配额,所以不论从哪方面来看都像是真人一样的机械人!”

我望了他半晌,对他的想像,我只好道:“有这个可能,不过我以为一个快要死的人,更需要生命配额。”

温宝裕的想法,回到我曾经想过的那一方面。他大呼小叫:“不得了!如果生命配额可以转移,那不知道将会有多少罪行因此而生!”

我苦笑了一下,温宝裕又道:“就算,譬如说,我肯出让我的生命配额——”

他说到这里,张开了双臂,继续道:“又有甚么方法可以把我的生命配额从我生命中取走?”

我当然无法回答他这个问题——不过，到了第二天，这问题有了一些进展。

那个征求启事第二天仍然刊登，而内容有了增加。

增加之一是说明了“来信保证守密，绝不泄露”。

之二是：双方同意之后，由征求者负责取走出让者的生命配额，出让者需在其过程中作全面配合，若中途反悔，一切后果，由出让者自行负责。

之三是：本征求启事刊登期限为一个月，有意出让生命配额者，请把握时机。

之四则十分岂有此理：本叙事虽然提到卫斯理先生的名字，但一切与他无关，特此声明。

温宝裕的反应是哇哇大叫：“他们真有办法取走生命配额！他们好像并没有把你放在眼里！”

他的话，很有煽动性，我笑了一下：“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追查到底。”

我说要追查，当然立刻就开始行动。

第一步行动是先和小郭联络——自从上次我托小郭寻找金秀四嫂而结果不算圆满之后，小郭一直情绪低落，直到这时，他又有新的任务了，这才重新振作起来。

他一听到我的声音，就道：“小宝吩咐的事情，我已经派人去进行了。”

我道：“可能会有人每天都去取信，监视要十分严密。”

小郭问道：“我看，这征求启事很像是开玩笑。”

整件事是一个玩笑，当然不是没有可能。为了避免小郭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，所以我这样回答：“我不以为是开玩笑——事情可能牵涉很广，甚至于会改变人类的生命方式。”

小郭听我说得如此严重，当下也不敢怠慢，连连答应：“我加派人手，派最好的人去。”

接下来，那征求启事的内容，并无增减，我的名字依然每天出

现在报纸上,前后接到打来询问的电话,不计其数。

白素和红绫在几天之后,出现了一会,她们看来行色匆匆,我把报纸给白素看,她只是随便瞄了一瞄,就下了结论:“有人在开玩笑!”

这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,可是白素也如此,却令我大大失望。我刚想提醒她好好考虑一下,她却已迫不及待地向外走去。

我这才留意到她有点精神恍惚,看来她对那个征求启事,根本没有加以注意。

我拉住了她,问道:“发生了甚么事?”

白素摇头:“不知道,我还不知道。”

从白素的神情看来,分明有一些事困扰着她。我再问:“要不要帮助?”

白素还是摇头:“不必,我和红绫可以应付。”

她虽然这样说,可是语气并不肯定,我正想再说甚么,红绫已经在门外叫道:“妈,快点!”

第二部 世上最不公平的事

白素一面应着：“就来！”一面对我道：“我们有了一些发现，可是还说不上来发现了甚么，必须倾力以赴，实在没有余力再去想别的事情——我们不单是在那个鸡场，还可能到处乱跑，时间也可能很久，你忙你的，我们忙我们的，可好？”

我心中充满了疑惑，不知她们发现了甚么，可是白素既然那么说了，我就算问，也必然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。而且我对那个征求启事的追查，还不能算是有了开始，当然不可以放下不理。

我对白素和红绫两人的能力，很有信心，所以点了点头。白素不等我再说甚么，就已向外走去。

我跟了出去，看到红绫在一辆越野车上，那只神鹰停在车头，她看到了我，只是向我挥了挥手。

白素一跃上车，红绫已迫不及待，车子引擎发出一阵怒吼，绝尘而去。

我在门口呆了好一会——这不像是白素一向的行事作风，由此可知，事情一定大异寻常。

这时，我当然完全无法猜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至于后来事情的发展，那是后来的事情了。

我之所以现在就把白素和红绫匆匆来去这件事先说一说，是因为事情发展下去，形成了另外一个故事的缘故——当我有机会记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知道事情发生的时间。

当时，我也意料不到我这里的事，竟然会隔那么多天，而毫无进展——不然，跟了白素和红绫去，好歹也可以知道她们究竟在忙